

陶渊明
刘知几
吴兢
海瑞

都是写辞职信的高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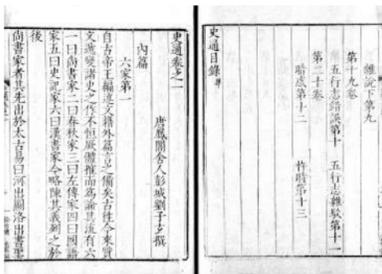
就这么任性 哥也撂挑子不干啦

◎雍宛凉

“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”
——陶渊明



海瑞祠



刘知几《史通》



“自学史东观十有七年，岁序徒淹，勤劳莫著，不能勒成大典。”
——吴兢

“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，竟不能勒成国典，贻彼后来。”
——刘知几



说到古人辞职的代表，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了。这陶渊明可算是“辞职专业户”，一生辞职多次，简直把官府当旅馆，每次都呆不了多久就挂印而去，不愧为辞职界的翘楚。

要说陶渊明也是出身名门，曾祖父陶侃是战功赫赫的两晋名将，死后追赠大司马，位在三公之上。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，亦为地方大员，母亲是名士孟嘉之女。可惜到了陶渊明这代，家境没落，所以他最早出任当官为州祭酒，做州的文职公务员，乃为生活所迫，目的在于挣工资维持家用。然而很快他就受不了繁复的文书工作，辞职回了家。

不久，州里可能看在他是“官三代”的面子上，又召他来做主簿，他连赴任都懒得去，直接推掉offer，在家闲居。一年后，陶渊明入桓玄幕府，但翌年就因母丧回家丁忧，再一次辞官。等到三年丧期结束，雇主桓玄已因谋反被诛，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也因此不了了之。随后，他虽然又先后做了镇军、建威二将

军的参军，但此时诗中“目倦川途异，心念山泽居”（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）、“园田日梦想，安得久离析”（《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钱溪》）等诗句，已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厌倦。没过几年，他的上级建威将军刘敬宣“自表解职”，陶渊明也就坡下驴，跟着老板辞官归田。

数年的仕宦生涯，使当权者也多多少少耳闻陶渊明的名声。辞职后没多久，陶渊明收到了彭泽县令的任命书，犹豫再三，他决定再尝试一次踏入官场。然而很快，诗人发现自己还是不能适应那里繁杂的政务和森严的等级，在一次接待上级监察官督邮的活动中，他因不愿卑身事小人而发出“不能为五斗米折腰”的豪言，任性地解印去县，并赋《归去来辞》表明心志，表达了对自己过去屡次身陷碌碌仕途的否定和追悔，决心从此以后归心三径，不问世事。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辞职，也辞得最为彻底。是后，陶渊明一直归隐田园，尽管不乏友人的推荐和朝廷的征召，但他始终没有再离开过那片松菊，即使生活困窘，也怡然自得。

水懷涼以有遺帝而巧迎類之歸歸
歸良幾向事波野常庭釋而不去去
盡辰時榮于駕火關柯子吹諫未未
樂水蜀泉西言孛架水係衣起于辭
夫孤不涓嚙予人扶船門問米田
天往委而或寫撫老顏三孤春屬
命或心始命非孤水倚泛夫之得
復植注流巾枕扣流南就水可華
系杖去善車親而憩窓荒肯追胡
疑而雷萬或威盛時水扣路實不
賴胡物掉之極穡寄菊恨進歸
舒為心孤情極省激猶晨塗既
豈予得肩詔歸亦審季光渠自
車運時既樂去游容攜之未以
卑詠感窈琴未觀膝多嘉遠心
以何吾窈書方雲之人激覺為積
舒之生以水請無易室方令形節
嘯屬之尋消息心安有瞻思汲光
陰書汗壘晨文而圖酒齋而彙主
清非沐大農水山日盈宇昨惆
流吾已呀人鄒岫涉費載非悵
而願系嘔告游鳥水引辰月而
賦帝予而予世岸成壹載搖獨
詩御寔經水以飛輶騰乘水悲
駟不非止春我而門以重輕悟
乘可字木及而起難自謙驟已
訖期內旅將相還設酌歡風注



本版供图/雍宛凉

如果说陶渊明的辞职是为了追寻远离俗务的田园山林，那刘知几和吴兢的辞职则是为了更好地在政坛之下完成自己的理想，因为政治的黑暗阻碍了他们抱负的施展。

二人都是在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中工作的杰出公务员，曾合作修撰唐睿宗、武则天、唐中宗三朝实录，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兼好友。刘知几出身书香门第，儿时父亲为他讲解《古文尚书》，刘知几对其中枯燥的治国之道颇不耐烦，唯独对史书《左传》情有独钟，父亲知其兴趣在史学，便允他通览群书，并引导他阅读和思考古代著名史家的史论，培养他的文史之才。这造就了少年刘知几超越常人的丰厚学养和敢于质疑的学风，让他在步入仕途后很快就崭露锋芒，成为颇受朝廷器重的史臣。而小他九岁的吴兢，虽然缺少刘知几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，但从小立志贯经史，励志勤学，受到宰相魏元忠、朱敬则的赏识，被推荐到史馆工作，成为刘知几的同事。

本来，两个热爱史学的青年进入国家权威的历史编修机构，应该是志得意满，踌躇满志，希望在此大展宏图的。不幸的是，彼时的史馆已不再是干净的学术机构，它已沾染了太多当时官场中不良风气。监修主管对史官的工作指指点点，要求修成的史书为当权者

隐恶扬善，这违背了刘知几、吴兢这样正直史家的心灵底线和著史原则；高层的政治斗争也蔓延到原本清静

的史馆中，同僚之间尔虞我诈，庸史之才荒废本职而以钻营升官为务。如此的乌烟瘴气，让刘知几和吴兢越来越感到不适和厌烦，曾经怀有的治史理想，在这里被压抑、埋没，那支原本应当持公执正的董狐之笔，不得不从统治者的意志，流淌出隐讳不实的文字。这般现实让二人绝望，他们回顾自己的出仕生涯，发现竟无一件可圈可点之作，不禁悲愤交加，愤而辞职。二人都

“人无奋志，治功不兴，国俗民风，日就颓敝……今举朝之士皆如人也。”
——海瑞

相比于陶渊明的逃离世俗，刘知几、吴兢的追随理想，明代大清官海瑞的辞职就颇有些赌气的意味。他因得罪了同僚而遭到弹劾，为自保也为表达不满，愤而告病辞官，但即使是这样的“战略性撤退”，海先生也不忘在辞职书里大发牢骚，痛斥“举朝之士皆如人也”，把朝官群臣一个不漏地骂了一通。

海瑞为官员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是个著名的清官，深受百姓爱戴，却被不少官员豪强所忌惮。他的这份辞职信《告养病疏》写于隆庆四年（1570），当时，他在应天巡抚任上大力惩治贪官污吏，打击豪绅富户，损害了众多权贵的利益，大家都恨他恨得牙痒痒。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就是这些恨于海瑞的人之一，他利用自己主管官员监察的权力，上疏参劾海瑞“沽名乱政、大乖宪体”。海瑞虽然上了奏折为自己做辩护，但无奈当时他得罪的人太多，趁机落井下石者甚众，朝廷抵不住压力，只好下令改任他为南京粮储。海瑞无法接受自己正直为民却遭贬黜的现实，索性递了封辞职信，说官场太乱，群臣皆庸，自己身体衰

惫，还要回家侍养老母，不跟他们玩了。

这篇“大放厥词”的临别宣言，一竿子打死了整个大明王朝的上层阶级，看似惊世骇俗，然对向来敢于犯颜直谏的海瑞来说，也无足为怪。早在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，海瑞在福建南平县当教谕，职位也就相当于县级中学的老师，曾有上级督学官来视察工作，海瑞和两名同事前去迎接。见到督学，其他二人也都俯首跪地，唯独海瑞站得笔直，面对督学的训斥，他不卑不亢地说：“这里是教师教育士子之地，教师应保有自己的尊严，不能向上级下跪。”这件事让他获得了“笔架博士”的雅号，但也开启了其为官频频触怒同僚而遭人嫉恨的先例。

不久，海瑞获得升迁，随后又屡次调官，但无论身任何职，他始终不畏强权，对政治的丑恶常常正言怒骂，有犯无隐。最名震天下的一次是他竟然向嘉靖皇帝上了《治安疏》，直言不讳地指斥嘉靖崇奉道教，不务政事，迷信修仙炼丹，导致纲纪败坏，人民倒悬。如此赤裸裸的批评令嘉靖皇帝勃然大怒，也让海瑞身陷囹圄，命悬鬼门，幸亏适逢新帝即位才侥幸获释，捡得

一条性命。然而，这场牢狱之灾并未让海瑞学会审视时务，因为官耿直、犯颜直谏而在宦海起起落落对他来讲早已司空见惯、稀松平常，正是这样刚正不阿的性格，才孕育了那封骂遍朝野的辞职信。之后，朝廷应允了他的辞官请求，海瑞回到琼山老家候调。

万历十三年（1585），张居正被清算，73岁的杖国老翁海瑞借此倒张风潮再次走上了政治舞台。他原本是满怀希望复出的，期冀新君能够支持自己实现十五年前未完成的惩奸除恶的政治夙愿，谁知当权者只是“维公祖久居山林，与圣朝为阙典”，他仅仅是一个标签，一面旗帜，一个装点门面的政治花瓶。海瑞终于明白了，他与这个仕宦红尘终究是格格不入，遂又先后七次提出辞职。此时的辞职，不再是之前的任性置气，而是真正对这个腐朽昏暗王朝的绝望。滑稽的是，真心想要回头时，却又不能潇洒离去，海瑞的辞职申请无一例外被打回。两年后，这位曾经被称为“海青天”的老先生，在寂寞中惶惶而逝，真正离开了带给他无限成败荣枯、悲愤怅然的官场仕途。

遇景则留 兴尽则去

泛舟远游袁小修

◎欧南

1609年农历3月17日，在纪元上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日子——万历三十七年。但在节气上正是初春踏青的最佳时机。此时，在湖北省江陵的郝穴，一个中年人正注视着平静的江水，不无牢骚地嘟囔了几句，和平静的江水相比起来，这个即将远游的中年人的情绪却显得有些愤然。本来，初春时节，万物复苏，出游是件快乐的事情，可眼前的这个游客，兴致似乎并不在于旖旎的春天景色，而是因为静极生动，百无聊赖的遣兴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难怪，主人的出游本不是为了饱览山水之美，而是一抹抹不去的悲叹：“予幸生太平之世，少未立朝，不与人家国事，偷以全躯，正其事也。”

主人为即将起航的小舟起名“泛凫”，取《楚辞》“泛泛若水中凫，与波上下，偷以全吾躯。”之意，正谋和自己荒凉颓唐、逃避无奈的心境。多次科举的失意和放浪形骸的生活，颓唐事佛，又极度渴望功名，早已使眼前这位“船主”如处火灾，求名不得，求隐更不甘心。

船主名袁中道，字小修。是赫赫有名的公安三袁中的小弟，和两位名重一时，且科举仕途通达的兄长

不同，小修一生坎坷，耽酒放纵，是个落拓不羁、不得志的山野之人。

而在此后的几年中，这条名为“泛凫”的小舟，将带着这个中年人顺流而下。游山访友，饮酒烹茶，遇景则留，兴尽则去，在世人眼中，俨然一逍遥的游仙。几年后，他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型日记名著《游居柿录》。

明末公安派文学，因主张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而名重一时，开风气之先，清新流利，是明末最重要的文学运动。周作人说：“他们的诗也都巧妙而易懂。他们不在文章里摆架子，不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，只要看过前后七子的假古董，就可很容易看出他们的好处来。”可惜，这一派的文学到了乾嘉年间被查禁，打入冷宫，一直到“五四”以后才被重新发掘出来，特别是林语堂等言必提及中郎，可见对这种清新，充满生之活力的文学的喜悦。

公安派文学主要围绕着袁氏三兄弟。兄弟三人虽然都是天纵之才，但命运却是大不相同。三兄弟的好友李贽曾说“伯（袁宗道）也稳实，仲（袁宏道）也英特”。老大性情稳重，老二中郎才华横溢，他并未提小

修，或许他从小修身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在兄弟三人中，小修显得更为个性，也更为放纵自己。在袁宏道《小修叙诗》中，我们多少能了解到小修性情：“盖弟既不得志于时，多感慨；又性喜奢华，不安贫窘；爱念光景，不受寂寞。”小修的才华其实不亚于中郎，《列朝诗集小传》记载他：“十岁，著黄山、雪二赋，五千余言。长而通经史，游于酒人，以豪杰自命。”可见小修年少时即天赋异禀，这既是一个冷眼傲世的资本，也是灾难的开始。

性格成就命运，古往今来，几乎每一个有个性的士人，都必然遇到的人生劫难。性格疏懒，情趣多变，是很难应付机械、教条的科举考试的，文微明曾十次应举都以失败告终，而小修也是。当老大，老二都高中进士时，小修连举人都不是。等考中举人后，老大宗道已去世三年；考中进士了，二哥中郎已经去世六年了，小修也已四十七岁，考了六次举人，四次进士，前后共二十七年时间！

命运的坎坷也造成了小修恣意乖张的性格。而小修的坦然是他从不刻意掩饰自己的颓唐，落寞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我们会发现有两种不同的人格表

现，一种是仕途通达，境遇相对顺利的，好以道德文章自我标榜，如韩愈、范仲淹。一种就是类似小修这种不得志的文人，以刘伶之徒自居，狂放自傲，生前遭遇恶名，死后也被卫道士斥为异类。

小修坦诚自己性刚命蹇，其牢骚不平之气，尽寄之酒。他坦承自己纵欲，甚至不伪饰自己有男风之好，他不像有些人出于面子会掩饰自己，这些不顾面具、坦白的言论，即使今天看来，也是惊世骇俗的。

在给儿子新年的信中，小修坦白地说：“吾赋性坦直，不便忍辱，与世人久处，比招怨尤。”他清醒地认识到，即使自己在世上不能成为有盛德之人，也当居于高山之巅，目视云汉，而绝不会随波逐流，自取其辱。小修其实是非常清醒的，他用亦师亦友的李贽的话道出了自己的心声：“匹夫无假，故不能掩其本心；谭道无真，故必欲划其出类。”在伴狂背后，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抗争世俗禁锢的生命，他比那个“翩翩一只云间鹤，飞来飞去宰相家”标榜清誉的陈继儒要可爱，真实的多。

小修是为真名士，在亦步亦趋，标榜清流，唯恐遭人曲解、压抑的环境里，小修是一泓清泉，也是不幸的生命。

便忍辱，与世人久处，不便招怨尤。